

《风箱之梦》

手风琴的风箱，
在黄昏的教室里
一开一合，
像心脏，
支撑起梦想的律动。
像呼吸，
吐纳着青春的气息。

学校的灯光，
总是亮到很晚，
有人在解一道数学题，
有人在窗边默背诗篇，
有人驰骋奥林匹克，
有人遨游蓝色多瑙河，
而我潜入贝加尔湖底，
梦想着
你喘息的笑脸。

那一年，
我们都相信

知识能渡过一切，
连时间
都被你风箱的气息拉长。

你留在贝加尔湖底的词句，
正穿过中学的长廊，
随着风箱在暮色里起伏，
推拉间吞吐着
元谋猿人在西伯利亚的雾。

木桌椅刻满演算的痕迹，
冻僵的指尖在琴键上复暖。
当冰裂声从湖心传来，
未寄的信笺已堆成弦月。

我们反复着复调的巴赫，
把等差数列唱成民谣。
直到音符落满地理课本，
才懂得有些彼岸不必抵达。

手风琴
吞下整个北方的雪，

在风箱闭合的刹那，
听见年华碎成星群。

多年后，
我站在贝加尔湖畔，
湖水的波纹
像你当年的字迹，
清澈、坚定、
却又渐渐散入远方。

宁可 2025-11-06 当年南开中学琴房的梦，献给如今的贝加尔湖。